主持人语：《西游记》演绎的是宗教故事。一个世纪前，鲁迅、胡适分别对书中的宗教性内涵表达了轻蔑的态度，此后这种观点几成定谳。不过，文本中存在大量涉及宗教的话语是客观的存在，其意义其实是无法回避的。而这对于全面阐释作品实为题中必有之义。陈宏的文章正是就此立论，从新的角度对《西游记》与宗教文化的关系做出了有益的探索。至于论《封神演义》一文，着眼点也是小说与宗教文化的关系，二者不妨参看。《聊斋》素以谈鬼说狐著称，而李欢的文章别辟蹊径，指出其中也有写实性的内容，既可补史之阙，也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作品，同样别开生面。（陈洪）

从吕洞宾看《封神演义》的宗教属性

陈　洪

内容提要：《封神演义》中有吕洞宾的潜在“影像”。一是若干诗词转引自吕洞宾作品集，二是黄龙真人的形象与宗教史上“吕洞宾飞剑斩黄龙”纠葛有关。小说中陆压指向全真道士陆西星，而陆西星自称吕洞宾的及门弟子。可见，《封神演义》与吕洞宾或隐或现的关联可以说明作品中扬道抑佛的宗教倾向。

关键词：《封神演义》 道教　吕洞宾　陆西星

DOI:10.13896/j.cnki.wxywh.2026.01.006

这个题目似乎有些无厘头。《封神演义》中，仙、神、魔、妖写了几百个，好像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吕洞宾；明万历年间的一部小说与晚唐的吕洞宾也是相隔六七百年，把二者扯在一起，关联何在呢？

但我们如果深入到文本之中，如果充分展开历史的语境，却会发现二者间不仅有关联，而且关联甚密切。其关联处对于解读《封神演义》至为重要，而且涉及小说创作理论、社会宗教生态等方面一些饶有兴味的话题。

一

《封神演义》与吕洞宾的关联有直接有间接，先说直接的。

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都会穿插一些诗词。这些诗词大体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来自民间早期文本，表现是文字水平低劣，如杨本《西游记》：“猪妖强占人家女，行者持棒赶上他。”一种是作者自撰，一般水平会好一些。还有就是迻录名家名作。如吴本《西游记》就颇多全真教领袖王重阳、马丹阳等人的作品。迻录何人，也会反映出作者的远近亲疏态度。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总体看,《封神演义》穿插的诗词韵文,文字水平是比较高的,而其中可注意的就是迻录时对吕洞宾的偏爱。我们作一不完全的梳理,就发现这样一些文例:

第五回:“云中子笑曰:‘陛下之恩赐,贫道无用处。贫道有诗为证。诗曰:随缘随分出尘林,似水如云一片心。两卷道经三尺剑,一条藜杖五弦琴。囊中有药逢人度,腹内新诗遇客吟。一粒能延千载寿,慢夸人世有黄金。’”①

这首诗本是吕洞宾的作品。《吕祖志》卷五《艺文志》“七言律诗六十一首”中有:

> 随缘信业任浮沉,似水加②云一片心。两卷道经三尺剑,一条藜杖七弦琴。壶中仙③药逢人施,腹内新诗遇客吟。一味④永添千载寿,一凡丹点一斤金。⑤

再来看第十三回:“太乙真人曰:‘道虽一理,各有所陈。你且听吾分剖:交光日月炼金英,一颗灵珠透室明。摆动乾坤知道力,逃移生死见功成。逍遥四海留踪迹,归在三清立姓名。直上五云云路稳,紫鸾朱鹤自来迎。’”⑥

《吕祖志》卷四《艺文志》“七言律诗六十首”中有:

> 红炉迸溅炼金英,一点灵珠透室明。摆动乾坤知道力,逃移生死见功程。逍遥四海留踪迹,归去三清立姓名。直上五云云路稳,紫鸾朱凤自来迎。⑦

有趣的是,至第四十五回,又有:“惧留孙领命,作歌而来:‘交光日月炼金英,二粒灵珠透室明。摆动乾坤知道力,逃移生死见功成。逍遥四海留踪迹,归在玄都立姓名。直上五云云路稳,紫鸾朱鹤自来迎。’”⑧除个别文字外,惧留孙又重复了太乙真人的诗作。当然,太乙真人也是从吕洞宾那里“借用”过来的。

这只能解释为作者实在是太喜欢吕洞宾的作品了,也太熟悉吕洞宾的作品了。

第四十六回:“慈航道人领法旨,乃作歌曰:‘自隐玄都不计春,几回苍海变成尘。玉京金阙朝元始,紫府丹霄悟妙真。喜集化成千岁鹤,闲来高卧万年身。吾今已得长生术,未肯轻传与世人。’”⑨

《吕祖志》卷五《艺文志》“七言律诗六十一首”中有:

> 自隐玄都不记春,几回沧海变成尘。玉京殿里朝元始,金阙宫中拜老君。闷即驾乘千岁鹤,闲来高卧九重云。我今学得长生法,未肯轻传与世人。⑩

第四十七回:“公明回答曰:‘道兄,你等欺吾教太甚!吾道你知,你道吾见。你听我道来:混沌

---

① [明]许仲琳:《封神演义》第五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1页。

② 万历十一年(1583)杨良弼校刊《纯阳吕真人集》“加”字作“如”。

③ 万历十一年(1583)杨良弼校刊《纯阳吕真人集》“仙”字作“有”。

④ 万历十一年(1583)杨良弼校刊《纯阳吕真人集》“味”字作“爵”。

⑤《吕祖志》卷五《艺文志》“七言律诗六十一首”,《中华道藏》,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46册,第519页。

⑥ [明]许仲琳:《封神演义》第十三回,第91页。

⑦《吕祖志》卷四《艺文志》“七言律诗六十首”,《中华道藏》,第46册,第514页。

⑧ [明]许仲琳:《封神演义》第四十五回,第305页。

⑨ [明]许仲琳:《封神演义》第四十六回,第309页。

⑩《吕祖志》卷五《艺文志》“七言律诗六十一首”,《中华道藏》,第46册,第518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从来不记年，各将妙道补真全。当时未有星和斗，先有吾党后有天。’”①

《吕祖志》卷四《艺文志》“七言律诗六十首”中有《对君作》：

混混沌沌不计年，一吸略记五千言。烧丹炼药南山秀，服气吞霞九海干。曾经几度须眉滥，数番沧海变桑田。陛下问臣年多少，先有吾身后有天。②

文字出入略大，但从吕诗中脱化而来，还是很明显的。之所以“缩写”，也许是因为赵公明属于反面人物吧？

第四十七回：“燃灯曰：‘……你且听我道来：盘古修来不记年，阴阳二气在先天。煞中生气肌肤换，精里含精性命团。玉液丹成真道士，六根清净产胎仙。扭天拗地心难正，徒费工夫落堑渊。’”③

《吕祖志》卷四《艺文志》“七言律诗六十首”中有：

水府寻铅合火铅，黑红红黑又玄玄。气中生气肌肤换，精里含精性命专。药返便为真道士，丹还本是圣胎仙。出神入定虚华语，徒费工夫万万年。④

第四十七回还有：“二人笑曰：‘你连我也认不得，还称你是神仙！听我道来：堪笑公明问我家，我家原住在烟霞。眉藏火电非闲说，手种金莲岂自夸。三尺焦桐为活计，一壶美酒是生涯。骑龙远出游苍海，夜静无人玩物华。吾乃五夷山散人萧升、曹宝是也……’”⑤

《吕祖志》卷五《艺文志》“七言律诗六十一首”中有：

堪笑时人问我家，杖担云物惹烟霞。眉藏火电非他说，手种金莲不自夸。三尺焦桐为活计，一壶美酒是生涯。骑龙远出游三岛，夜久无人玩月华。⑥

得享此等待遇者，《封神演义》中并无第二人。由此看来，若说《封神演义》的作者是吕洞宾的“超级粉丝”，绝非无稽之谈。

是偶然，还是确有隐衷？

我们再来看间接的关联。

吕洞宾几乎是道教中在民间知名度最高的人物。自宋至明，他具有越来越多的头衔，受到越来越多的供奉，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故事、传说。其中之一是他与黄龙禅师的纠葛。从北宋到晚明，“吕洞宾飞剑斩黄龙”是一个热闹非凡的宗教话题。站在佛教的立场，是黄龙禅师折服了吕洞宾，如《五灯会元》写吕的忏悔词：“自从一见黄龙后，始觉从前错用心。”又如《吕洞宾飞剑斩黄龙》则有吕洞宾夜半飞剑入禅室中，剑被黄龙收摄，吕洞宾百计取剑，终不能得，乃拜服，愿归佛法的故事。而站在道教立场的书写，便全然翻转，杂剧《吕纯阳点化度黄龙》以及《吕真人神碑记》《吕祖全书》等，都是让吕洞宾最终占了上风。不过，总体来看，社会上流传的黄龙与吕洞宾的斗争故事，以黄龙得胜的为多。这在道教徒，特别是全真教教众心中是一记耻辱的印痕。

① [明]许仲琳：《封神演义》第四十七回，第317页。

②《吕祖志》卷四《艺文志》“七言律诗六十首”，《中华道藏》，第46册，第512页。

③ [明]许仲琳：《封神演义》第四十七回，第317~318页。

④《吕祖志》卷四《艺文志》“七言律诗六十首”，《中华道藏》，第46册，第512页。

⑤ [明]许仲琳：《封神演义》第四十七回，第319~320页。

⑥《吕祖志》卷五《艺文志》“七言律诗六十一首”，《中华道藏》，第46册，第517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封神演义》虽然转抄了不少吕洞宾的诗句,但书中并没有出现这个人物形象。倒是“黄龙”频频亮相,而且是以一个与众不同的形象出现的。这位黄龙真人是元始天尊门下十二弟子之一,其“戏份”是十二仙人中最多的一个。他的出场是这样写的:

> 杨戬启子牙:“二仙山麻姑洞黄龙真人到此。”子牙迎接至银安殿,行礼毕,分宾主坐下。子牙曰:“道兄今到此,有何事见谕?”黄龙真人曰:“特来西岐,共破十绝阵。方今吾等犯了杀戒,轻重有分,众道友咫尺即来。此处凡俗不便,贫道先至与子牙议论,可在西门外搭一芦篷席殿,结彩悬花,以便三山五岳道友齐来可以安歇……”①

接下来一段带有总体交代的意味,列出了十二弟子的大名单。而十二弟子的到来,却是黄龙真人来“打前站”,提前安排。感觉黄龙真人似乎在十二弟子中地位稍微特殊一些,好像是这个群体的“秘书长”。

这一点在后文继续有所表现,如另一重头戏“诛仙阵”,也是“(姜子牙)正在殿上忧虑,忽报:‘黄龙真人来至。’子牙迎接至中堂,打稽首,分宾主坐下。黄龙真人曰:‘前边就是诛仙阵,非可草率前进。子牙可分付门人,搭起芦篷席殿,迎接各处真人异士,伺候掌教师尊,方可前进。’子牙听毕,忙令南宫适、武吉起盖芦篷去了。……子牙感谢毕,复至前殿,与黄龙真人同众门弟子离了汜水关,行有四十里,来至芦篷。只见悬花结彩,叠锦铺毡,黄龙真人同子牙上了芦篷坐下。少时间,只见广成子来至,赤精子随至。次日,惧留孙、文殊广法天尊、普贤真人、慈航道人、玉鼎真人来至;随后有云中子、太乙真人、清虚道德真君、道行天尊、灵宝大师俱陆续来至……又是陆压道人来至,稽首坐下。”②而姜子牙被吕岳暗害性命垂危,也是“杨戬见子牙看看病势危急,心下着慌,与哪吒共议……话犹未了,只见半空中黄龙真人跨鹤而来”③,并修书伏羲索取丹药救治。

若看这些情节,作者似乎很看重这位黄龙真人,突出他在十二弟子中的地位。可是,奇怪的是,他又是十二弟子中最“倒霉”的一位。

先是与赵公明作战:

> 赵公明道罢,黄龙真人跨鹤至前,大呼曰:“赵公明!你今日至此,也是‘封神榜’上有名的,合该此处尽绝!”公明大怒,举鞭来取,真人忙将宝剑来迎。鞭剑交加未及数合,赵公明将缚龙索祭起,把黄龙真人平空拿去。……至中军,闻太师见公明得胜,大喜。公明将黄龙真人也吊在幡杆上,把黄龙真人泥丸宫上用符印压住元神,轻容易不得脱逃……燃灯闻言甚是不乐。忽然抬头,见黄龙真人吊在幡杆上面,心下越觉不安。众道者叹曰:“是吾辈逢此劫厄不能摆脱,今黄龙真人被如此厄难,我等此心何忍?谁能解他愆尤方好。”④

作战、斗法,不妨互有胜负。但做了俘虏,被吊在幡杆上示众出丑,这样的写法用在“正面”的仙人身上就显得有点怪异了——十二弟子只有他“享受”了这样的待遇。最后还是被自己的晚辈师侄从杆子上救下来。

如果说事出偶然、作者无心,那下一段文字就不好解释了:

---

① [明]许仲琳:《封神演义》第四十四回,第299页。

② [明]许仲琳:《封神演义》第七十六回,第535~536页。

③ [明]许仲琳:《封神演义》第八十一回,第572页。

④ [明]许仲琳:《封神演义》第四十七回,第318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黄龙真人曰:“众位道友,自元始以来,为道独尊,但不知截教门中一意滥传,遍及匪类,真是可惜工夫,苦劳心力,徒费精神;不知性命双修,枉了一生作用,不能免生死轮回之苦,良可悲也!”……黄龙真人上前曰:“马遂,你休要这等自恃!如今吾不与你论高低,且等掌教圣人来至,自有破阵之时。你何必倚仗强横,行凶灭教也。”马遂跃步仗剑来取,黄龙真人手中剑急忙来迎。只一合,马遂祭起金箍,把黄龙真人的头箍住了。真人头疼不可忍,众仙急救真人,大家回芦篷上来。真人急忙除金箍,除又除不掉,只箍得三昧真火从眼中冒出,大家闹在一处。不表。①

这是万仙阵的一段,又是黄龙真人逞强出头,不料“只一合,马遂祭起金箍,把黄龙真人的头箍住了”。显然,本领低劣,无自知之明。问题是箍住了也罢,还有更过分的描写,“真人头疼不可忍”,“急忙除金箍,除又除不掉,只箍得三昧真火从眼中冒出”,而“众仙急救真人……大家闹在一处”。不仅黄龙真人狼狈不堪,连众仙人都被他拖累得“闹在一处”,全无尊严了。

除此之外,其他地方还多次写到他的无能,如“吕岳战黄龙真人,真人不能敌,且败往正中央来。杨文辉大叫:‘拿住黄龙真人!’哪吒听见三军呐喊,振动山川,急来看时,见吕岳三头六臂,追赶黄龙真人”②,结果又是晚辈哪吒救了黄龙真人的命。十二门徒中,多次写黄龙真人出头充当“组织者”,显然是要引起读者对他的注意;而出头的同时却是一次次让他出乖露丑——高吊示众、箍得“三昧真火从眼中冒出”,这样的笔墨中流露出强烈的负面情绪。

一个“正面的”仙人,为何如此“倒霉”?为何只有他如此“倒霉”?

这样提问题,看起来似乎有点网络游戏水平的嫌疑,其实还是含有学术因素的。因为,这种反常的情节设计流露出的是作者特殊的情感态度。具体说就是对“黄龙”的反感,甚至憎恶。黄龙与吕洞宾之间既然有非同小可的过节、“梁子”,《封神演义》如此反常地对他进行丑化,把这些笔墨看作为吕洞宾“出头”、解气,应该不失为一种解释吧。

二

再来说说陆西星。

陆西星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是明中后期全真道的一位领袖。他是《封神演义》三位“备选”作者之一。在笔者看来,他当选的几率远远超过另外两位——因为文本的内证完全有利于他。

说陆西星,不能不提到《封神演义》中另一位身染“特殊笔墨”的形象——陆压。

《封神演义》的主体部分是一场接一场的战斗。战斗又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人间”的,周营的主力是黄飞虎、南宫适、武吉等一干战将,对手则是邓九公、张山等人,过程无非“大战二十回合”之类;另一类是“仙界”的,周营的主力是阐教的三、四两辈仙人,如燃灯、广成子、赤精子以及哪吒、黄天化等,对手则是闻太师、赵公明、金光圣母、梅山七怪等。在多数场合,周营人物并不占上风,即使取胜也是令读者提心吊胆。这种情况下,周营有一个人物便显得十分突出。他在这两类战斗中总能起到定海神针一样的作用,不仅无往不利,而且专解决各种难题,甚至挽狂澜于既倒。

他就是无门无派、无班无辈的“散仙”陆压。这个陆压,身世、渊源都带着几分神秘,解读这方面的话题,对于《封神演义》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最基本的工作。

我们说陆压是“专门解决难题的能手”,有说服力的就是作品中的具体的情节。所以下面难免

① [明]许仲琳:《封神演义》第八十二回,第576~577页。

② [明]许仲琳:《封神演义》第五十九回,第404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要列举得稍微多一些。

先看一般战阵上的表现：

> 燃灯同众道人下篷排班，方才出来，未曾站定，只见柏天君大叫："玉虚教下，谁来会吾此阵？"燃灯顾左右，无一人答应。陆压在傍问曰："此阵何名？"燃灯曰："此是'烈焰阵'。"陆压笑曰："吾去会他一番。"道人笑谈作歌，歌曰："烟霞深处运元功，睡醒茅芦日已红。翻身跳出尘埃境，把功名付转篷，受用些明月清风。人世间逃名士，云水中自在翁，跨青鸾游遍山峰。"陆压歌罢，柏天君曰："尔是何人？"陆压曰："你既设此阵，阵内必有玄妙处。我贫道乃是陆压，特来会你。"……柏天君听得此言，着心看火内，见陆压精神百倍，手中托着一个葫芦。葫芦内有一线毫光，高三丈有余。上边现出一物，长有七寸，有眉有目；眼中两道白光反罩将下来，钉住了柏天君泥丸宫。柏天君不觉昏迷，莫知左右。陆压在火内一躬："请宝贝转身！"那宝物在白光头上一转，柏礼首级早已落下尘埃，一道灵魂往封神台去了。陆压收了葫芦，破了"烈焰阵"。①

"燃灯顾左右，无一人答应"，可见这个烈焰阵之险恶。这一笔反衬了陆压的超群出众。而陆压出战后，吟诗作歌，一派潇洒从容气象。最后破阵也是"精神百倍"，举手之劳。

陆压来到周营之初，是在众仙人被赵公明压制束手无策的危险时刻。赵公明神通广大，自称"先有吾党后有天"，"能使须弥翻转过，又将日月逆周旋"②。阐教十二门人的领袖燃灯道人与其对敌，不但落荒而逃，连坐骑都被赵公明"一闸两段"。而陆压到来之后，轻描淡写地就致赵公明于死地——竟无丝毫招架、还手的余地：

> 陆压揭开花篮取出一幅书，书写明白，上有符印口诀："依此而用，可往岐山立一营，营内筑一台，扎一草人，人身上书'赵公明'三字，头上一盏灯，足下一盏灯。自步罡斗，书符结印焚化，一日三次拜礼，至二十一日之时，贫道自来午时助你，公明自然绝也。"子牙领命前往岐山……③

> 子牙同陆压回篷与众道友相见，俱说："若不是陆压兄之术，焉能使公明如此命绝！"燃灯甚是称美。④

这样整治死了赵公明，似乎不是那么正大光明。不过两军对垒，生死相搏，也讲不了太多"武德"。陆压谈笑间除去心腹大患，而且是一位"在天皇时得道，修成玉肌仙体"的所谓"大罗天仙"——全书有此称谓者寥寥。陆压这样的战绩，无怪乎连"仙人班首"的燃灯道人都要"甚是称羡"了。

这位陆压，不仅神通广大，而且识大体明大理，还"善于做思想工作"，在伐纣大业存废的关键时刻挽狂澜于既倒：

> 武王曰："闻元帅连日未能取胜……不若回兵，固守本土，以待天时，听他人自为之，此为上策。元帅心下如何？"……众将官打点收拾起行，不敢阻谏。……陆压曰："闻你退兵，贫道急急赶来，故尔如此。"乃对子牙曰："切不可退兵！若退兵之时，使众门人俱遭横死。

① [明]许仲琳：《封神演义》第四十八回，第325~326页。

② [明]许仲琳：《封神演义》第四十七回，第318页。

③ [明]许仲琳：《封神演义》第四十八回，第325页。

④ [明]许仲琳：《封神演义》第四十九回，第332~333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 天数已定，决不差错。”子牙听陆压一番言语，也无主张，故此子牙复传令：“叫大小三军依旧扎住营寨。”武王听见陆压来至，忙出帐相见，问其详细。陆压曰：“大王不知天意，大抵天生大法之人，自有大法之人可治。今若退兵，使被擒之将俱无回生之日。”武王听说，不敢再言退兵。①

武王、姜子牙的糊涂、颟顸，与陆压的清醒、果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把陆压强烈的责任心，以及兹事体大、形势危急凸显出来了。

陆压解决难题的本领还表现在持有的奇特法宝上。每遇到无法惩处的顽敌时，陆压的法宝就显出无上的威力。凶神余元被惧留孙偷袭捉住，但无法除掉：

> 子牙在中军正无法可施，无筹可展，忽然报：“陆压道人来至。”……陆压香焚炉中，望昆仑山下拜，花篮中取出一个葫芦放在案上，揭开葫芦盖，里面一道白光如线起在空中，现出七寸五分横在白光顶上，有眼有翅。陆压口里道：“宝贝请转身！”那东西在白光之上连转三四转，可怜余元斗大一颗首级落将下来。②

这个法宝在全书林林总总的“宝贝”、兵器中十分特别，本身似乎是一个活物，每次使用无往不利——这一点和它的主人陆压情形十分相似。而陆压分手时把这件宝贝借给了姜子牙，似乎是“如朕亲临”一般，解决了姜子牙的几个大难题。如斩杀白猿精。这个白猿精类似于孙悟空，砍掉一个头颅立马再长出一个。这时：

> 子牙取出一个红葫芦……将白猿钉住身形。子牙又打一躬：“请法宝转身！”那宝物在空中，将身转有两三转，只见白猿头已落地……子牙对众人曰：“此宝乃在破万仙阵时，蒙陆压老师传授与我，言后有用他处，今日果然。”③

另一次法宝显灵，是在更有戏剧性的情节中。武王伐纣，太公统兵，胜利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捉到了妲己。对这个罪魁祸首当然要明正典刑了。《封神演义》的作者感觉这是个可以大做文章的桥段，便用了更多描写的笔墨，而最终仍是借助陆压的宝贝来解决难题：

> 那妲己绑缚在辕门外，跪在尘埃，恍然似一块美玉无瑕，娇花欲语……子牙同众诸侯门弟子出得辕门，见妲己绑缚在法场，果然千娇百媚，似玉如花，众军士如木雕泥塑。子牙喝退众士卒，命左右排香案，焚香炉内，取出陆压所赐葫芦放于案上，揭去顶盖，只见一道白光上升，现出一物，有眉有眼，有翅有足，在白光上旋转。子牙打一躬：“请宝贝转身！”那宝贝连转两三转，只见妲己头落在尘埃，血溅满地。④

纵观全书，姜子牙伐纣、封神，虽有十二个师兄以及燃灯道人的助力，但最得力的护佑者却是与其毫无瓜葛的陆压。

---

① [明]许仲琳：《封神演义》第七十回，第486~487页。

② [明]许仲琳：《封神演义》第七十五回，第528页。

③ [明]许仲琳：《封神演义》第九十三回，第664页。

④ [明]许仲琳：《封神演义》第九十七回，第692~693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这个陆压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这个陆压在书中如此重要,身份、来历却是十分模糊。《封神演义》中的仙人,尤其是"正方"的,师承渊源大都交待得清清楚楚,如"昆仑山玉虚宫掌阐教道法元始天尊因门下十二弟子犯了红尘之厄……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二仙山麻姑洞黄龙真人,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五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后成文殊菩萨)",不仅统一交待出这些仙人师门与班辈,而且一一开列出"户口所在地",甚至对于今后的身份转变,也不厌其烦地加以注明。

而陆压的出场完全不同,相比之下写法上颇有悬疑之处。书中写他是不请而至来到周营:

> 这道人上得篷来,打稽首曰:"列位道兄请了!"燃灯与众道人俱认不得此人。燃灯笑容问曰:"道友是那座名山?何处洞府?"道人曰:"贫道闲游五岳,闷戏四海,吾乃野人也。吾有歌为证,歌曰:'贫道乃是昆仑客,石桥南畔有旧宅。修行得道混元初,才了长生知顺逆。休夸炉内紫金丹,须知火里焚玉液。跨青鸾,骑白鹤,不去蟠桃飧寿药,不去玄都拜老君,不去玉虚门上诺。三山五岳任我游,海岛蓬莱随意乐。人人称我为仙癖,腹内盈虚自有情。陆压散人亲到此,西岐要伏赵公明。'"①

这段自我介绍很有意思。"修行得道混元初",口气相当大,这样的资格几乎是可以与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并肩了,可是燃灯与众师弟竟然"俱认不得",情理上未免有些可疑。而且,"贫道乃是昆仑客",更加深了疑点——这些仙人的老师元始天尊就在"昆仑山玉虚宫"修行,换言之,昆仑山就是仙人们当年"学校"所在地。对于当地这样资深的修道者一无所知,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了。

另外,自我介绍里,陆压自称是"野人",这也是很有趣的现象。在传统的士人文化里,"野人"是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称谓。如李白:"白,野人也,颇工于文。"杜甫:"野人旷荡无腼颜,岂可久在王侯间。"苏东坡:"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远离权贵,远离世俗,保持淳朴本性,是所谓"野人"的核心内涵与基本价值。所以,接下来"野人"陆压要说"不去玄都拜老君,不去玉虚门上诺"了。换言之,陆压就是仙界里的"另类"。

陆压自我介绍的主体部分是上述那首诗。他在后面对赵公明介绍自己时也是吟诗。这样来写显得他很潇洒,很从容。"任我游""随意乐"正是这样的姿态。除此之外,这首诗里还隐藏着一个重要的信息。"石桥南畔有旧宅"一句,与"野人"的身份,与"任我游""随意乐"的姿态似乎都有些格格不入,而且也不像是"昆仑客"修道之地。那么,怎么凭空有这样一句凿枘不合的诗句呢?原来,里面大有名堂。

据道教经典文献《纯阳道君神化妙通纪》:"元丰中,惠卿守单州天庆观。七月七日有异人过焉,书二诗于纸。一曰:'四海孤游一野人,两壶霜雪足精神。坎离二物今收得,龙虎丹成运水银。'一曰:'野人本是天台客,石桥南畔有旧宅。父子生来有两口,多好歌兮不好拍。'惠卿婿余中解之,曰:后篇第一句'客'者,'宾'也;第二句石桥者,'洞'也;第三句两口者,'吕'也。"那么,这条材料的名堂在哪里呢?

原来这条材料是写宋神宗时吕惠卿的一段奇遇 。吕所遇是一位"异人",留下的神迹就是两首诗。诗中隐含了一个人名。"有两口"隐一"吕"字,"石桥"隐指"洞"字,"客"即为"宾"字。所以"异人"就是吕洞宾。而吕洞宾一向潇洒不羁,也合于"野人"的形象。材料的出处标为"纯阳道君",更是挑明了是吕纯阳的神迹。

毫无疑问,小说中陆压所吟,正是从这里转录出来的。"贫道乃是昆仑客,石桥南畔有旧宅"脱胎

① [明]许仲琳:《封神演义》第四十八回,第324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于“野人本是天台客,石桥南畔有旧宅”。而《妙通纪》前后两首诗的“野人”,则被挪到了陆压的“开场白”中。可以说,《封神演义》作者在描写陆压出场时,是很认真、很用心地运用了《纯阳道君神化妙通纪》这条材料的。

也就是说,作者写这个神秘的陆压,既让他神龙见首不见尾,又不愿读者轻易含糊过去,所以在这里弄了个小狡狯,让明眼的读者知道陆压是与吕洞宾有瓜葛的。

待到第二天对阵赵公明,陆压的自我介绍同样别具特色:

> 次日,赵公明乘虎,至篷前大呼曰:“燃灯,你既有无穷妙道,如何昨日逃回?可速来早决雌雄!”哪吒报上篷来。陆压曰:“贫道自去。”道人下得篷来,径至军前。赵公明忽见一矮道人,带鱼尾冠,大红袍,异相长须,作歌而来,歌曰:“烟霞深处访玄真,坐向沙头洗幻尘。七情六欲消磨尽,且把功名付水流,任逍遥自在闲身。寻野叟同垂钓,觅诗人共赋吟,乐陶陶别是乾坤。”赵公明认不得,问曰:“来的道者何人?”陆压曰:“吾有名,是你也认不得我。我也非仙,也非圣,你听我道来。歌曰:‘性似浮云意似风,飘流四海不停踪。或在东海观皓月,或临南海又乘龙。三山虎豹俱骑尽,五岳青鸾足下从。不富贵,不簪缨,玉虚宫里亦无名。玄都观内桃千树,自酌三杯任我行。喜将棋局邀玄友,闷坐山岩听鹿鸣。闲吟诗句惊天地,静理瑶琴乐性情。不识高名空费力,吾今到此绝公明。’贫道乃西昆仑闲人陆压是也。”①

这个陆压似乎有作诗“癖”:两军阵前,作了一首又一首。作者在这里还是用了一些心思,不像当时大部分白话小说的打油诗词。前面一首是从元代全真道士刘志渊的《访隐者不遇》“烟霞深处访仙人,争奈寻真不遇真”脱化而来。后面一首则借用了唐代诗人刘禹锡《戏赠看花诸君子》“玄都观里桃千树”的诗句。这两句借来的诗句倒是都符合作者塑造的“野人”——另类仙人陆压的形象。

前面提到陆压特殊的法宝,我们再看一段文例,由这件法宝所显示的陆压与姜子牙之间特殊的关系。仙界两派的大决战是万仙阵,小说特意在眼花缭乱的混战中写了一笔陆压:

> 话说通天教主把九曜二十八宿调将出来,按定方位……只见陆压道人从空飞来,撞入万仙阵内也来助战。……止丘引见势不好了,借土遁就走,被陆压看见,惟恐追不及,急纵至空中将葫芦揭开,放出一道白光,上有一物飞出,陆压打一躬,命:“宝贝转身。”可怜丘引头已落地。陆压收了宝贝,复至阵中助战。……群仙作别而去,惟有陆压握子牙之手曰:“我等此去,会面已难。前途虽有凶险之处,俱有解释之人,只还有几件难处之事,非此宝不可,我将此葫芦之宝送你以为后用。”子牙感谢不已。陆压遂将飞刀付与,也自作别而去。②

若单纯从战事来看,陆压这一笔完全没有必要。但作者插入这一笔,效果就是强化了陆压与众不同的印象——特别是在护佑姜子牙、助成伐纣大业这一点上。

这个人物形象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则是晚近的事情。不过牵连到的却是《封神演义》研究的最基本问题:小说的作者究属何人。

① [明]许仲琳:《封神演义》第四十八回,第324页。

② [明]许仲琳:《封神演义》第八十三~八十四回,第591~598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三

《封神演义》的作者问题复杂而有趣。据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按语云：

> 《封神演义》作者，明以来有二说：一云许仲琳撰，见明舒载阳刊本《封神演义》卷二，题云“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鲁迅先生有文记之。仲琳盖南直隶应天府人，始末不详。且全书惟此一卷有题，殊为可疑。一云陆长庚撰，余始于石印本《传奇汇考》发见之。卷七《应天时》传奇解题云：“《封神传》传系元时道士陆长庚所作。未知的否？”张政烺谓“元时”乃“明时”之误，长庚乃陆西星字。其言甚是……惜不言所据耳。①

这里把两种主要观点的来龙去脉梳理得清清楚楚。“惜不言所据”，也是很客观、很谨慎的态度。不过，从语气看，孙先生还是比较倾向于“陆西星著”一说的。

许、陆二说之外，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又有李云翔合著的说法，唯依据含混，影响不大，这里且置之不论。

由于孙楷第先生留下了“惜不言所据”的憾词，旅澳学者柳存仁便接下了这个任务。他在《陆西星、吴承恩事迹补考》《佛道教影响中国小说考》《元至治本全相武王伐纣平话明刊本列国志传卷一与〈封神演义〉之关系》等文章中，相当细密地论证了陆西星撰写《封神演义》的根据②。大略言之，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不仅《全相武王伐纣平话》是《封神演义》的早期蓝本，嘉隆万之际的《列国志传》亦“或曾为陆西星所见，且为陆所利用”。（二）《封神演义》中的一些道教用语与陆西星其他著作如《南华真经副墨》等颇有相同或相近者。（三）《封神演义》中的散仙陆压是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值得深究。（四）张政烺认为陆西星与吕洞宾关系至为密切，所以神通广大的陆压暗指陆的老师吕洞宾。证据是“陆压”二字的声母与“吕岩”（吕洞宾名吕岩）的声母皆为l、y。而柳存仁先生认为其观点与论证均未免迂远，不如直接以“陆压”为作者自己的隐名为妥。（五）指“陆压”为陆西星的隐名，理由多多，主要有：“压星”为道教方术③，以“压”指“星”自然而然；“陆压”不在书中设定的阐教、截教神仙谱系之中，更谈不上辈分问题；陆西星的“性命双修”宗教主张、“西昆仑”的地望等，都在小说中的陆压身上有所体现，等等。

可以说，柳先生的工作相当细致。然推敲之下，前两点与陆西星的著作权关系不大。④但后面三条出于文本内部，非如此对“陆压”这一奇特的人物形象难有圆通的解释。虽然据此尚不能对著作权问题铸成铁案，却也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假如有“陪审团”来表决，相信通过的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

我们在这里梳理问题的由来与现状，当然不是为了彰显柳存仁的贡献，或是讨论李云翔的资格，而是由“陆西星”还可以延伸出去，涉及几个较为有趣的话题。

先来说由“压”及“星”的话题。原来，在道教文化中，“压”与“星”连用组成动宾词组，专指某一类法术。如《封神演义》第十六回：

---

①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五，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96~197页。

② 柳存仁：《和风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③ 压星常为道士所用，但不严格限于道教范围，有些江湖术士也有类似活动。

④ 章培恒曾著文驳柳，主要也是从此入手。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子牙曰:“小弟择一日辰,仁兄只管起造。若上梁那日,仁兄只是款待匠人,我在此替你压压邪气,自然无事。”……子牙在牡丹亭里,见风火影里五个精灵作怪。子牙忙披发仗剑,用手一指,把剑一挥,喝声:“孽畜不落,更待何时!”再把手一放,雷鸣空中,把五个妖物慌忙跪倒……不说子牙压星收妖。且说那日是上梁吉日,三更子时,前堂异人待匠,马氏同姆姆孙氏往后花园暗暗的看子牙做何事。二人来至后园,只听见子牙分付妖怪。马氏对孙氏曰:“大娘,你听听,子牙自己说话。这样人一生不长进,说鬼话的人怎得有升腾日子?”马氏气将起来,走到子牙面前问子牙曰:“你在这里与谁讲话?”子牙曰:“你女人家不知道,方才压妖。”①

“压星”也写作“厌星”,这里的“厌”音、义皆同“压”。如第二十四回:

子牙三更时分,披发仗剑,踏罡布斗,掐诀结印,随与武吉厌星。②

结合来看,施行这一法术的规定动作是“披发仗剑”,似乎还要“踏罡布斗,掐诀结印”——与“罡”“斗”有关,可能这就是称为“压星”的原因。这一点,《三国演义》可为旁证。五丈原一节:“姜维入帐,正见孔明披发仗剑,踏罡布斗,压镇将星。”“压镇将星”显然就是“压星”,而做法同样是“披发仗剑,踏罡布斗”。当然,还有另一种阐释的可能。如《新齐谐》:“蜀人滇谦六富而无子,屡得屡亡,有星家教以压胜之法。”似乎压星就是“星相家的压胜”。

不过,古人并没有哪个来咬文嚼字“下定义”,在当时的语境中,“压星”乃一种方术,是不待烦言而解的常识。如《罪惟录》:“东山急,反告让,复诬鹤龄兄弟与其诸子宗说、宗俭,为推背、压星图,魇镇圣母、皇上。”同一件事,在《胜朝彤史拾遗记》中虽文字略有出入,“压星”却是一致:“东山急,反诬让诸子与延龄通,并为压星图压镇圣母、皇上。”

简言之,在当时,由“压”联想到“星”,是很自然的事,是大概率的事。

而小说中的陆压自称“西昆仑散人陆压”,也就很自然地指向了“陆”“西”“星”。陆西星,何许人也?陆西星是明代中叶赫赫有名的全真教道士,字长庚,号潜虚子,又号方壶外史,江苏兴化人。生活于明嘉靖至万历中期。《兴化县志》记载他多才艺,为诸生,颇有名望,但考举人九试而不中。于是弃儒学道,入山隐居。自称遇异人受仙传秘诀,遂成为道教内丹派东派的创始人物。

陆西星平生著述甚富,有《老子玄览》二卷、《阴符经测疏》一卷、《参同契测疏》一卷、《金丹就正篇》一卷、《紫阳四百字测疏》一卷、《方壶外史》八卷、《南华真经副墨》八卷。此外,传世的还有《张三丰传》以及数十首诗词。如《题白白子注道德经》:“一注能将道奥开,重看紫气自东来。弹琴度笛真名士,说法谈经大辨才。我坐方壶玩沧海,君登圆峤压蓬莱。今朝共坐江亭上,口诵《南华》自笑呆。”

要坐实陆西星与陆压的关系,一条比较现实的途径就是从《封神演义》文本中寻找“内证”。

开展这项工作之前需要介绍一个重要的背景信息,就是陆西星与吕洞宾的特殊缘分。众所周知,吕洞宾名吕岩,号纯阳子、回道人等,以字行世,世称吕洞宾,是唐后期著名道士,后来被道教全真派尊奉为“北五祖”之一,又是民间传说“八仙”中最活跃的人物。

陆西星自称是吕洞宾的及门弟子,吕祖曾降临其草堂,亲授丹诀。陆西星自著《金丹就正篇》的两篇序言重点便是宣传自己与吕洞宾深厚的仙缘:

① [明]许仲琳:《封神演义》第十六回,第106~107页。

② [明]许仲琳:《封神演义》第二十四回,第157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嘉靖丁未，偶以因缘遭际，得遇法祖吕公于北海之草堂，弥留款洽，赐以玄醴，慰以甘言，三生之遇，千载希觏。……甲子嘉平……恩师示梦，去彼挂此，遂大感悟，追忆囊所授语，十得八九。参以《契》论经歌反复紬绎，寤寐之间性灵豁畅，恍若有得，迺（乃）作是篇。……庶几不背吾师之旨乎！①

昔师示我云："《参同》《悟真》乃入道之阶梯。"顾言微旨远未易剖析，沉潜廿载，始觉豁然。且夫仆非能心领神悟也，赖玩索之功深而师言之可证耳。②

据此，他能入道完全是吕洞宾的提携（注意，历史上的道士吕洞宾是唐代人物；此吕洞宾乃是"得道"后的仙人）。吕洞宾甚至住到他家里，传授内丹的诀窍，实在是"千载希觏"——千载难逢的旷世缘分。而且，吕洞宾始终关心他这个弟子，二十年后又托梦来指导，打破他修行的种种瓶颈性问题，使之"寤寐之间，性灵豁畅"——换个说法是"当下大悟"。于是乎，他不敢私密，于是乎，把吕祖所传及自己的学习心得公之于众，便有了这篇《金丹就正篇》文。

四

上文拈出了《封神演义》文本中两组不同寻常的笔墨：奇特的陆压形象与多重吕洞宾的瓜葛。而这两组笔墨指向了同一个目标：陆西星。可以说陆压是陆西星的影子，进而说陆西星是《封神演义》的作者。

作者把自己的"影子"藏到作品里，干预叙事的态度、角度，这在文学史上并不罕见。理论上称之为"自我指涉"。

中国小说史上，这方面的例子多多。据明人记载，《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就有罗贯中的影子（"有志图王，乃遇真主，传神稗史"）。众所周知，李渔的《十二楼》十分明显地把自己写了进去。《老残游记》的主角铁补残同样有作者刘鹗的影子。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亦含作者自我指涉的成分。这几个是世情题材，似乎自然而然。有趣的是，历史题材与神魔题材也会自我指涉，只是"白日梦"的成分不免大为增加。《女仙外史》中的"帝王师"吕律，明显是吕熊自己的"意淫"；无独有偶的是《野叟曝言》之文素臣，只是这个"梦"更大，把"自我"放大了千百倍。

《封神演义》的陆压又逍遥自在，又神通广大，又建不世之功，又逃世俗之名，天不管兮地不拘，人生如此，夫复何求！这正是疏离庙堂、自负狂放的陆西星的另类白日梦。

我们从交游来更多地认识一下这个不受羁勒、出入儒释道的人物。

陆西星平生至交宗臣，是嘉隆万时的大名士。他与陆西星文字往来甚多，其中反映出陆的个性及彼此的期许。如《陆长庚母夫人叙》：

长庚辄与余几而谈……不夜不别，即别，复相与握手，竟谈途中。当是时，余贫，长庚更大贫，至不能张烛启途，往往错足沟秽，不恨也。而太夫人张颇怪长庚暮归，辄问曰："儿所从朝夕者，谁子哉，而殷殷亟亟焉？"长庚跽进曰："儿读天下之书，见天下之士者至众矣，

①《金丹就正篇序》，[明]陆西星著，蔡聪哲点校：《陆潜虚道学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上册，第9~10页。
②《金丹就正篇后序》，[明]陆西星著，蔡聪哲点校：《陆潜虚道学选编》，上册，第20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乃亡逾斯人者。渊停岳峙矣。非儿不能友之。”[①]

两个性情中人的友谊,显露出不同凡俗的气质,而“天下之士……非儿不能友之”,又是何等的自负!

宗臣本是眼高于顶的人物(由其名篇《报刘一丈书》可见一二),而他对陆西星的评价是:

> 顾长庚者,天下才也。用之则夔、龙、稷、契,不用则班、马、杜、李。辟之云焉,即垂,即雨,即结,即霞,终日而遍于宇内,钧之炳然大观也。[②]

平时彼此之间的相互推许,由此可以想见。

再看宗臣的《报陆长庚》:

> 足下龙卧沧江,云深雾远,丹经在握,白日难欺。
> 顷者春水渐深,鱼虾可网,足下箕踞独嚼,散发长吟,亦有一念以及远人乎?[③]

“箕踞独嚼,散发长吟”“龙卧沧江,云深雾远”,这样狂放、潇洒的形象,与《封神演义》中那个“不去玄都拜老君,不去玉虚门上诺”的“野人”陆压何其神似!

总之,作品内外多条线索由陆压指向了陆西星。很可能,陆压的形象又提供了文学创作中自我指涉的一个典型案例。而吕洞宾的潜在影像,则为这一推断增添了颇有分量的砝码。

明乎此,对于《封神演义》何故扬道贬佛,《封神演义》与《西游记》之间“打擂台”的关系,也就豁然明了了。至于书中不时出现的“三教合一”之类的话语,不过是当时宗教生态之下流行的门面语而已,不必完全当真的。

Religious Attribute of *Creation of the Gods* Viewed through Lv Dongbin

Chen Hong

Abstract: The potential image of Lv Dongbin can be sensed in *Creation of the Gods*. Firstly, some poems and verses in the novel are quoted from Lv Dongbin's works. Secondly, the image of Huanglong Zhenren, a Taoist master, is similar to what is described in the story of "Lv Dongbin Intended to Kill Huanglong by Sending His Flying Sword" in the religious history. In the novel, Lu Ya is regarded as Quanzhen Taoist Lu Xixing, who claimed himself to be a disciple directly taught by Lv Dongbin. The implicit or explicit connection between *Creation of the Gods* and Lv Dongbin shows its religious tendency of promoting Taosim and restricting Buddhism.

Keywords: *Creation of the Gods*; Taoism; Lv Dongbin; Lu Xixing

① 宗臣:《宗子相集》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5页。

② 宗臣:《宗子相集》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6页。

③ 宗臣:《宗子相集》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5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